

江南



郡國利病書

卷十三至十四

郡國利病書卷之十三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

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明既定都大

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旧更名聚寶

石城三山自旧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

二曰通濟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

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大平又西據覆舟

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

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内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

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

旧西門而周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
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
方南五曰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
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京城志

皇城在都城内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
門曰洪武内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闕門洪
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東近北曰東華門
内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内曰西上南
門西上北門北曰玄武門内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
子城東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京城志

大内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曰東安
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午門之内大殿之前曰奉天門左
小門曰東角右小門曰西角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
之南曰左順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曰右順門
奉天門之内大殿曰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
左曰中左門殿之右曰中右門大殿之後曰華蓋殿華
蓋之後曰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
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為乾清宮之後曰坤寧宮又
二殿曰柔儀春和京城志

舊内在都城內大中街元南臺地也 國初取建康始

宮於此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園丘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 天地按京城圖志云 聖祖宸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壇於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淳皇帝配享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隍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中旬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街門之內亦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祭於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初設於中都 皇城

內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圖志云 國朝新建為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祀於此 功臣廟在雞鳴山南祀 國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 懿文陵附于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吏部戶部禮部兵部至工部而止後設詹事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大常寺而止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

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為三法司設於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為成賢
 之地設於雞鳴山之陽光祿寺尚寶司六科禁官也設
 於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於江北之滁州五城兵馬指
 揮司防捕之官設於都城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于都
 城之中其隸屬諸司不詳載也

棕園漆園桐園並在鍾山之陽園各植萬株初海運作
 海船防倭作戰艦所需甚繁故植之免取於民

花果園在城南

薑菜園散在城隅

香稻田番麥廠並在城東以享廟

靛園在城西北

紅花園在城北俱繅染

鮭魚廠冰窖在城北臨大江以充時貢

琉璃窑石灰窑並在城南

石土廠在城北

紅土廠竹片廠甄廠瓦廠並在城西以備工作

黃船廠寶船廠撥船廠並在城西以充運載

苜蓿園在城東以處牧放

職官

都御史五人

北臺四人
南臺一人

總督漕運兼巡撫一人

航海淮安張國初海運又置漕

運使永樂中罷使職專命武臣總之景泰間始命尚

書或右都御史或侍郎副僉都御史總督漕事兼

淮南鳳庠徐滁和七郡以崔伯充都御史掛漕運印鎮

兵惟都督叅將

總理糧儲兼巡撫一人

治京府統制太平池徽寧國

理浙西杭嘉湖稅糧

總理儲賦一人

近巡撫治專督三十六衛軍儲出

督治江防一人

即南臺治見

總理河道一人

漕治濟寧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理

者衛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

北臺五人
南臺六人

巡撫郡縣三人

按一治太平按六府一州一治泗州

提督學校一人

治都城內按畿內郡

治醴法一人

治揚州察醴

治屯田一人

南臺任之察諸

清戎二人

無常任多以

江防二人

以南臺分治一治安慶

監儲一人

以南臺者督諸郡倉

戶曹主事五人

監督三人北一治徐州洪一治浦子城一治淮安清江一治

權稅二人一治揚州一治蘇州一治蕪州一治蘄州一治黃州一治漢口一治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治淮安理督

工曹郎中一人主事七人

總理漕河一人治高郵非定治也

漕艘廠一人治淮安司

治洪閘四人一治徐州洪一治呂梁洪一治漕艘之險

兼算商船料鈔以南曹者任之

甄廠一人治儀真江南造城磚積于此每公私船過

之任

權木稅一人治蕪湖取商木之稅歲輸於京近以南曹者任之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兼治水利一人治太倉州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徐州

河南按察僉事治兵備一人治潁州

江西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九江並見戎備志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直洪武門。當輦道設稅水止車
騎冲穴進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
右門其直大明門曰承天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
門左右皆樊松竹雜灌內廡左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
過石梁明庭上須弥座。凡三重皆可路廟九楹簷際
皆有網絲中設靈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靈衣像
寢殿各有靈床。右左懸燈床前素壁。前各設方木
椅藉黃褥列以裳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
五方色自前門入北有行礼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

端門進至午門而觀雄巖俗稱五鳳城樓也左置鐘鼓下承以磚堊高帝御槍及他鎖子革紙鎧甲在架樓窻繚然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左右掖門進之三殿奉天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東西南角門中左中右門兩廡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華武英二殿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大內填燕尾湖為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灶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之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

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皇城自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吳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華門內觀大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床皆五彩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街壺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亦有靈床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塵又觀興慶宮之前除積水凡尺宮內藏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於中又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有網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

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鈎闌下山，循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已不可梯。樓後為九五飛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窗，壁藏佛龕，轉至內花園，中有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游。臺峙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二。江水清燭，鬚眉園內多梅竹松柏，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扶以黑金為之，往用馬宮。後有御用厨灶，為銅甑，所疊宮門五，中設沈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楔上，各有龍床，各舍小床，可以周迴布席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寔皆四斜，毬文。

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鈕，皆絡漆紅金為之。左右箱宮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各宮三間，左右為房，有壁箱八，朱龍金鳳為飾，皆左右啟，傍屋三間為厨，咸銅灶，厨北有小屋三間，厨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有金椅，左右有龍床，出宮是為棕殿，鷓吻簷脊皆棕所成，四周為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經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上咸刊定，荐物品位，祭則携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旧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初駐此。吳元

年作新宮於東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歷竺橋南出
大中橋古白橋入秦淮西達三山門

談遷東林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刘若愚着酌忠志有大
内規制已盡宸居之概矣今孫侍郎北海春明夢餘錄
間本刘氏約之予又為刪潤焉

范守已吳譚

漢書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昆陵云江在北
東入海揚州川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
州川是孟堅所謂三江也今按南江即婁江在崑山縣
南中江即宜興之西九水與溧陽高淳當塗水相流通
者今築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即揚子江禹貢云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盖震澤所包者廣凡揚
州之湖陂俱是不獨言太湖也今人專以太湖為震澤
而謂吳淞為南江婁為中江白茆為北江誤矣
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名具區澤按周官職方氏載

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澤自澤湖自湖明甚尔雅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為具區矣豈震澤即太湖耶若尔則揚州之藪即揚州之浸矣多草木曰藪水曰浸合而一之可乎

郭璞曰太湖中有句山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今謂之包山又謂洞庭山誤矣

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東南有張公洞余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瓌竒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

璞以善卷為張公耶

越絕書毘陵縣

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塚者季子塚也

名延陵皇覽曰暨陽鄉今按季子塚在江陰縣西南不知漢時毘陵城在今何地去其冢當不遠今謂武進為毘陵誤矣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曲阿丹徒南至富春東至鄞句章西至陽羨烏城西漢因之項羽殺會稽太守殷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郡于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割富春餘杭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為故鄣郡治故鄣郡在安吉州北武帝

更名丹陽移治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黟於潛西至蕪湖北至江乘內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為丹楊以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唐置丹陽縣於丹徒東不知何據考之乃古曲阿縣地孫吳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城其臨安餘杭武康於潛故鄣安吉皆屬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吳

丹陽郡旧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南入海也未知何代湮塞爾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按晉史建鄴秣陵江乘屬丹陽郡石城屬宣城郡則非今石

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為石城誤

故鄣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濞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為丹陽漢書原無秦置字范曄後漢書妄云秦鄣郡武帝改名蓋見鄣郡上有故字遂謂非漢郡不知故鄣自是縣名漢高以之立郡爾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內故鄣地也非謂故時之鄣縣晉書承訛遂大書云秦始皇并天下置鄣郡大誤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無所為鄣郡者劉廙謂故鄣非郡名亦未是

陳沂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改楚金

陵邑為秣陵縣及東遊會稽過吳從江乘浦渡置江乘
縣皆統於鄣：郡不詳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
興郡西金陵本吳吳西境也按孫皓割會稽丹陽地置
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於潛 故鄣安吉而
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為吳興西境可乎史謂
吳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文獻通攷云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于秣
陵改為建業金陵圖攷亦云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
郡自宛陵還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郡在淮水南按吳
志建安五年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屯吳九

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四
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
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
未嘗領丹徒也徙治秣陵為建安十六年事

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為九郡
縣志水利攷諸書俱作汎字按汎音軌側出泉也豈得
音九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
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
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
陽分為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為北江金陵志云中江旧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間蔣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此縣南歷中江風波不借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双河東堤之地蘓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籬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

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為汎乎

秦淮旧志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壘為瀆入江故曰秦淮按桑欽水經言淮水出陵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寔錄註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出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埭而合西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昔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謙之丹陽記云

建康有淮源出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是也惟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曰方山西瀆三十餘里秦鑿也金陵圖考云孫吳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南距淮水僅五里耳按方圓圍徑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豈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南臨淮水耶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豈古時里數狹小耶抑淮水遷徙無常耶

江乘地記云石頭城山嶺嶂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為吳之石城猶楚之九疑也山上有城因以為名建安間孫權修理改為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按今石頭城山不二里許所謂千里相重者豈以沿江諸山盡名石頭城耶

金陵志考證曰按宮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有曰臺城蓋官府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丞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蓋臺城在宮後即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

門侯景攻臺城燒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宮府前門也則臺城與宮府為一可知又按宋書徐羨之任西州高祖嘗思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則西州似在都城内又按晉書謝安鎮新城欲須經理大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乞返旆詔許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焉自失及薨後有所知羊曇者輟樂弥年誓不由西州路嘗曰石頭大醉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都城西門也又按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去臺城四里則東府不在都城內矣

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若尔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別為一城矣何周札開門迎王敦入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雖據石頭亦未必旬日能陷都城何至使敦軍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耶豈石頭城即都城之門戶別無城隍可守耶則所謂西陽寺門者又何門哉

東萊呂氏十論

吳論

孫叔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
 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
 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
 已死丕睿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
 權亦老矣世人謂叔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
 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
 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叔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
 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

而上達于江陵轉江陵之南阨于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閣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湏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材之人區區招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充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欤始權

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周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頓頭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惧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邁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嚴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怨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

君國和病書 卷十三
臣於魏受其爵封擊脩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又起叔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脩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于殺關羽脩亦欲結己為與國而專意北圖于是遣使請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于西而專意于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叔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攻合肥權若拒之于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如春水方生義無所用 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

逐北小則自定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稍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蓋繕戰守之脩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貴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叔之意以為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

之魏自是不復敢南云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謂所用多南兵便于舟楫短于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為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怒其群下方且為進取之

計而自卑屈如此亦權之謀也故叔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儀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輯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云水陸並進孰當之哉當曹丕之能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云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叔不知云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

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况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况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欲効權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用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于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

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乎大下雪讐耻恢復旧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中國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齟中朝之旧賢者以遊談自逸而愚者以放誕為

娛樂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
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
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
賢將而待可為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
政事外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
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
必非時賢所辦殷皓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
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

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
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
若度量力義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
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
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讐耻之期端坐江
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
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
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善然亦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

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
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
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厄會
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與
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
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
與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
謨王羲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
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自治政事既修

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
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
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
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
旦机会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慮東晉之事如此者多

晉論中

孟子曰入無法家佛士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夫無
敵國外患者謂國安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
佛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于危亡而不自知東
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

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亦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內雖王敦蘓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後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向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閩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于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元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

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東晉仇耻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併吞海內之形勢閩中為重河北次之閩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閩中苻堅以閩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閩中後周

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
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
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
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
經百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
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虜前無橫陣
旁無堅敵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
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
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
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

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
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阮其父
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妻孥前賢論
之以為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
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

室

輔

所知也然

輔晉而行能仗

為晉淺百年之憤天下

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為篡奪大業不終
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
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
問崔皓、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

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豪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為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能選用燕齊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易便南兵不用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二困

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之羽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日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為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為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

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况閔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宗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曰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能用老将曰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况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机于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使到彦

之輩遇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于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閩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

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獨恃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向者習戰之俗何其

相反哉蓋目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脩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食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飢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圍攻取之勲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况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于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

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
國衰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以鳳鳥之
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
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
魏至於園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
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有據其中原
如是之久哉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
太祖初立魏以刘昺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

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
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
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返然魏得沔北數城
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勝之故亦不敢深
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
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
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名義
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
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
不可恃自西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者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已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主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鑿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騎而用胡可

敵哉自臨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材未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試觀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党輸

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
 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
 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
 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可謂無故之利矣武
 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終納之可謂利令
 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
 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至于亡國是禍又甚于趙
 也趙有強秦之敵推以之致禍梁既無強秦之敵而獨
 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忤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
 勿受可乎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

多者勝如之何勿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
 魏二人已覺其詐於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
 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趙弼赴之故已制其
 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忤之則已傾巢穴矣而
 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奸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
 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
 地武帝設施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武帝
 既信其奸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
 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鄴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
 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

君國和病書 卷十三 三
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及秦
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于宇文說辭自辨
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
能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
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高之氏以淵明為問則又不能
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
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
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
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
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宜尚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
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
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
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耳大河猶有悍懦之
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
昌巴陵虢為控扼豈秦關劍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
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于江中然
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
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

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泛江而下泐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泐江鎮戍不能禦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于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濶步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之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于亡亦失淮南亦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於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塹累々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處地皆水寨也自謝揚縣楊石鏡老鶴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董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通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

渡江迄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割據
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
鄧艾理之故吳併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
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之得淮則南不能自保
矣

江防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於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
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于會哨無大警
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
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所持
緩急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
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
欲窺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為其孔道不足復言又嘗
下至淮浦上邗井絡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守
則所至糜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為守

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十里百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即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嘗攷之自漢以來至於國朝緣江而渡與扼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鄖房而至洋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南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已蜀之師由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江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于金約以舟師由嘉陵東下是也既已

出蜀江則由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之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狹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預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荆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于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銑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為曾全最所敗叔眾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由江陵北至襄陽其道一也晉杜預鎮襄陽以圖伐吳梁武帝自

襄陽起兵隋代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代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金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代陳秦王俊屯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由襄陽入漢聲言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由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旧跡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國之藩表既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机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為嚮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率艨艟

鼓擢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既已渡江即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住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夏口既下或順流至九江其一道也沈攸之南下齊武帝曰潯陽地居中流密近幾甸乃留屯湓口梁武帝拔夏口即緣江上道至潯陽江州刺史降金兀朮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既至潯陽即直指石頭其一道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王休範之起兵皆自潯陽抵石頭是也至蕪湖據姑熟其

一道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武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由大冶趨洪州是也如我軍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復從蘄黃步來則廬州其一道也吳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宣州金人自柘臯河入寇劉琦拒之於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也和州其一道也蘓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當利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拔歷陽自橫江濟采石

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柘自歷陽渡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朮南寇分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於采石開禧搆兵金人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我太祖自河陽渡牛渚磯以拔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孰蘓峻襲破姑孰以取盩米梁武帝東下據姑孰侯景自采石襲姑破孰韓擒虎自采石進攻姑孰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充無備渡江拔太平元人敗賈似道於池之丁家州太平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奄至石頭是也揚州及瓜儀其

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再玄篡晉劉毅等罷斬桓弘于廣陵即濟江宋文帝元嘉中魏主南伐遣魯秀出廣陵魏主自出瓜步宋廢帝之亂崔慧景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於廣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洲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問群臣去由呂頎浩欲由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蘓則奈何是也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崔慧景渡江

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自廣陵渡江襲下蜀陷閩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淮蔡之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顯宗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宗分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凡此諸道自來入江之事備其變矣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則棄之可也從荆楚而來者彼則聚眾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為之備遠則鏖絕襄樊已過則立柵溢口近則屯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

立國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宿重兵於淮南就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常有出而向之之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於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共之矣葉適知建康上言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失之今乞兼制江北宋朝從其言趙范上書史弼遠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師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即此知守於江外不當守於江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即大將握重兵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不意而

至者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欲我寔力而聚於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曹氏父子及符秦元魏擁衆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蘓峻侯景之徒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可控御故控扼而不進雖衆不足越嶮而卒至雖少有餘我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晉隋之事諫上以兵力不足者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乘水竟下則似遠而寔易淮甸近而水陸兼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寔難昔郝經為元始祖謀下

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寔用淮揚者遠近之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由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伯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遣阿朮溯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為恨此則淮南渡為難而襄陽渡為易也今觀流賊烏合乞活之徒飢則四掠飽則他徙乘暇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寔擊虛之勢其所賴梟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軍為一軍使步騎兼濟而况能釋鞍馬而事舟

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宋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復渡江而西大掠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預蓄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其寔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奇也今此流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既久窮困無所掠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羣盜及舟師賈客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為之所哉愚以為禦荆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師

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及未見其得算也雖然江南之立國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事者三而已若自歷陽姑孰而至者往之一舉而破石頭秦畢孫揚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復障蔽固其所也至於王敦蘓峻之徒京邑清閔藩鎮林立而一旦發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瓜步必得精兵數萬分隸其間自為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搜巢湖之水賊練通泰之益徒安挿深水陽羨之怨民無使從賊為

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不臨江嘆息况於此輩蟻聚承突能為我患乎宋自瀛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牽之欲下淮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窺至江北未敢遽圍截江使江北之守屹成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周弘祖建康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寔基於此江
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
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
職司轉運亦云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
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左者浦子口五
衛和陽龍席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閩處東西之
中江淮衛設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
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和駟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
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重鎮

在焉不為慮也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
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
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
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
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
沅湘之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之西諸水與鄱陽之
浸會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
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
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
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
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
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千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故也

張虞卿曰歷攷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嘗至溧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我斥堠既明屯戍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符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玄八千銳卒破之于淮

淝豈非其效與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蒙艦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未有成功至于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畧如祜言故臣以為有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說者謂敵人以馬

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敵人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未嘗作棧也州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預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溧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泛橫江侯景渡采石攷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溧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

而朱桓以偏將却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蔽援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為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閔山川重復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閔又從而左右輔翼之餽舟既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便寇大江得逞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

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為軍便可為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荻之場或犄岸斗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下采石江濶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眾不能捍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采石

尤為要害又有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
 充建康府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充
 建康府之靖安蕪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
 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兀朮曾于此路來
 至六合下寨并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宜于靖江渡礪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滁河口
 宣化兩處來路應和州東地分宜嚴切隄防

又有曰昨來
金人自黃州

張家渡：江田湖北鄂州武昌縣上岸方入吳國軍大
治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宜于吳國軍大治吳通山等

處擺布防拓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漢
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尤宜嚴切隄防

嘉靖二十九年定沿江信地責令將令防守南湖嘴守

脩南岸自城子鎮至馬當北岸自龍坪至小孤山二百六
 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安慶守脩南
 岸自香口至池口北岸自小孤山至六百丈二百九十里
 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新復荻港把把南
 岸自池口至大信北岸自六百丈至西梁山三百二十
 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遊兵把把南岸
 自大信至高資北岸自西梁山至黃天蕩三百三十里
 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圖山
 把把自高資至安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
 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儀真守脩自黃天蕩至新港一百

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洲鎮巡
江衛總操江水兵亦屬焉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
防守本鎮民事則同知理之守備不與三江會口把總
自新港至廟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南湖嘴守
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
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江口圖山
三江會口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

建炎南渡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
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
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
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
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
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廂各建一區以學行者旧為之師子弟悉令通考經小學諸書誦讀之教相聞其俊者秀選入郡學鄉飲酒禮既舉于學又每坊即社學為會飲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礼讀法如儀後漸湮廢嘉靖中學使楊宜稍簡諸生堪教習者與為社學師數處至今相襲其後又廢萬歷中督撫朱大品移文修復未幾遷去後無復舉行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于官其他多為豪猾侵占不能盡攷云

武弁龍裝替疏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臣丁賓等謹題為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武選清吏司業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遇有各衛指揮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弟男子姪具告龍裝替通狀到部送司行衛拘集告舍親管保官鄰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碍奉司仍詣小教場比試各舍弓馬得中者取其官吏人等保結前來備由案呈本部具 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貼黃功次來歷相同類送中軍都督府候

欽差內官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寺官比試開列寺第
 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欽准選授祖戩給憑
 咨回南部通行各官到任支俸此後來旧例近有南京
 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齋每
 起送屆期即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由屢告案候催至今
 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
 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左衛舍人戴志德
 寺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時縉 孝陵衛
 舍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
 寺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為照南京各衛官軍俸薄差

繁日損月瘠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齋替盤費
 無措或指俸米而揭債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
 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
 聽選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斧罄乏飢寒莫救而隕命
 異鄉者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稱貸無門甘棄祖廕
 終世不得齋者衛有之此輩始祖皆 高帝與 文
 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勤勞無罪而一朝
 絕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漸就凋零而衛所空
 虛亦可虞也本司職專選法若不急為區處恐失 祖
 宗酬功至意再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 國初陞授官

職世系貼黃版載南都較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其本部每春秋二季報勘其稽查功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會同各衙門官比試具由類奏即移咨北部候命下准罷不惟可蘓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此亦聖朝之至仁厚澤也查得國初南京提小旗補替至北京併鎗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楚題請改于南京兵部會官監併南京各文武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請改于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後之勞費可恤何獨疲乎官軍文臣之間閩當念何難由体乎武弁

合無題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罷替舍人具告通狀到部聽本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貼黃功次來歷相同果無違碍照依北部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過緣由及應否承襲情節照例具奏仍將取其衛所官吏人等保結各舍供圖及各祖父原領號紙移各兵部查選候命下之日該部移咨給憑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令各舍授職望闕謝恩免其赴京其中若有應查應駁者聽兵部照例查駁著為定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旧例赴京聽選不援南都為請庶京衛會得以稍蘓而國家之弁

恩典愈以彰著其于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具結稟堂
奉批准具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
官年來貧苦極矣每襲替北上必須稱貸而行即約扣
俸抵償故有到任數年不得食糧者有無親戚可借終
身不得罷替者以至勉強云門飢寒相逼死於京師死
于道路者且比也赴 闕受恩自是成例但此輩入
選無資日就消耗 二祖有靈亦必憫旧功而加惠者
法窮則變此其時矣 夫京衛皆洪永世臣且貼黃在
南原不同於外衛况南北事同一體既經臣部詳審勘
結仍照例会同多官比試類 奏即移咨兵部候 命

准罷似亦恩不妨法者 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委果
事体相數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之
窮官共戴百千萬年之厚澤所以上廣 聖祖酬功之
仁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非淺鮮矣原係 苗都武弁
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張本固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
部尚書臣丁賓武選清吏司郎中臣王守主事臣都任
兵部為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 賜議處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該本部題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題前事等因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黃建中奏為 留都窮弁當憫賑職事例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恤世節以廣 皇仁事俱奉 聖旨 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揭為 留都武弁困極賑職事作宜酌懇乞 聖慈需發速賜議處以恤苦弁以廣 國恩事等因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題稱留都武弁窮極堪憐等事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賑替聽南京兵部查勘明白會官北試具

奏 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官攷滿事例通免赴京又恐本部執泥成法酌議除指揮而獨免千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揭稱 留都武弁困極等事謂南京衛官 賑替責成南部類咨此例通免赴

京其便有四各一節為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賑替在各省直者本舍親齋該都司該衛保結投部在南京者向由南京兵部查勘明白類咨連保結送部待人到齊送五府會同內臣錦衣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通引大選此旧例也但衛官多貧衣糧匱乏或有資斧難措遲延過限而赴戍者或有飢寒奔走在京在途而

畢命者誠可憫憐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乞將南京
五十一衛所官骸替責成南部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官比試具 奏仍咨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職改
滿事例免其赴京蓋軫念 留都根本之重地保全
祖宗創業之功裔疏中描寫艱難困苦之狀令人酸鼻
腸碎何忍泥成法而困窮弁况南京衛所皆洪永不減
之功視各處續添虛冒新功者不同南部有黃選可查
從來憑其咨送兼有五府內外守備錦衣衛科臣可以
比試與各處漫無統屬者不同及查總旗先年赴京併
鎗後議改南文職從來赴京考滿近亦議改南人、稱

便揆之事例委果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 題准
具結前來相應依擬覆 請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後
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千百戶骸替及該優給優養者
俱免赴京聽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會
同內外守備及錦衣兵科比試具 奏該部將各舍保
結號紙咨部覆核類選發給文憑填寫號紙行令到任
中間如有例應駁查者照旧駁查改正各省直無黃選
可查無府科等衙門可以比試者不得援引為例等因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奉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
李誌等具題二十三日奉旨依議行

火甲條編疏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丁賓等謹題為
 地方總甲未經官願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
 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臣於萬曆三十四
 年間奉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
 李自新劉鳴曉張應登金之鍊康恩焦蕃陳邦彥林洪
 等將前事呈稱地方派編總甲火夫等役勢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房號雖以
 萬曆十四年海都御史題請簡可照繁冊為準其衙
 門差役難以萬曆十六年兵部都察院題請地方夫

差冊為準總屬兵馬衙門人役在於民間私自科派私
 僱總甲非當官僱募也乃行法既久諸弊叢生其私僱
 總甲本司既已冒濫工食且又通同吏胥夤緣為奸諸
 凡賣富差貧改移定限兼之飛差四出虛增卯酉又或
 遇火盜人命等事乃私僱總甲仍報排門正身總甲出
 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富輒使一混牽累拘縻歲月
 破家亡身而正身總甲受禍慘毒不勝言矣先年居民
 張文學等呈請舉徵錢僱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劄付巡
 視王御史等查議彼時下情未能一上達而海都御
 史止將五城濫差夫役題請禁革其徵錢僱募事

君國利病書 卷之三
五十六
體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辛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
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銀催募似應依擬乃稱查審衆
情一時尚未徧協合侯移咨南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
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共願則將徵收優免
及一切應行事宜議處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
未行城覆查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
之中仰望揀援莫如催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
呈等語臣等以為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
等年除各縉紳屢次具揭請行催募外其五城居民又屢
次連名累牘訴告往往有泣下者且云催募之事問之

富人則富人願做問之貧人則貧人亦願做通都大小
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臣又謂外府州縣舉行
條編尚有田地山塘男丁女口冊籍可查若南京十三
門內外人家幾十餘萬臣等雖曾效法先臣王守仁編
派十家排門牌冊以為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面似
無滲漏然而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官府何從憑
據議編催募乃有居民則鳴曉李自新康恩等稟稱身
等向來私催總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
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鋪大小貧富人家
各出錢數公同會衆各鋪為冊一本名為五城鋪冊送

君國利病書卷十三
官以備叅攷夫公同寫冊既不敢減少又誰肯寫多官
府得此寔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所慮不在出
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难免飛差橫禍大小人家日夕
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
幾日五城舖冊約千餘本居民劉鳴曉李自新等公同
各本城大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臣處又各舖冊一本
分頭呈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宗梟
王霖王萬祚公同到於臣處稱說通都百姓終說舖冊
遂翕然抄寫一齊送至公庭且求早賜行事則往歲所
云半願身當半願催募之說必為從中陰欲阻撓者所

誤斷非出於小民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召募非但先
臣海瑞題覆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完
而大小百姓屢々成群泣訴度量事勢畢竟不肯停止
所當亟為俯從臣乃將各城所遞舖冊分開日子每舖
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舖
某日到於都察院當臣之面稽查舖冊內人戶有無房
屋門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問三十六年分冊
上所開出錢之數虛寔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量
時為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舖冊并
臣面審情節一併書寫在冊劄付各城御史今各到於

會同館覆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并有不願出錢各情臣又先期徧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通鋪冊本院雖已面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于會同館覆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出錢者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即為俯從免派後錢乃五城御史覆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併不願納錢者臣等猶不敢自信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於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時九卿及科臣親問納錢催募之法便民與否乃合口稱便又將百姓中

之最貧者直令上前問其納錢催募便民與否亦合口稱便諸臣又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催募又回云身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身搃甲與富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光身到官既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飯食缺少又無人照管其情更苦以故情愿額定納錢用圖安靜等語臣又到五城御史云催募之事從來未曾舉行且南都地廣人眾中間容有詔訪不到未可信為傳妥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館各所查各鋪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於其家細訪端的因而沿途徧問民情稍

覺可憐者無不從寬派錢臣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錢
數鋪冊復令書算手會集一處督令細算五城見該出
錢總數隨即摸倣前任題准簡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
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活搭上
陵寺項燈夫併各公用家伙器皿各該錢總數較之前
項所定鋪錢尚有贏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鋪
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令今日所派錢數與
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
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鋪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
人民臣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催

募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催募則衙門
人役既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体俱是催募總
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寺安靜當此
之際即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催等項錢數徧派身等
亦自甘心况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催錢數內家戶
戶查據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於民懇乞早賜
舉行等語臣於是乃喚集書算手到于公衙將各鋪減
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于
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
會陳易蔣貴傳宗皋王萬祚容大德相約開櫃各收夏

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先納錢如市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支銷明立文案用脩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体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為伸縮或將房屋折卸與新增之房相為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算登時申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即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貽害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革火詐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諸弊臣猶設處于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驗廳一所庶幾事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為照為政

固在安民而安民莫要于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簡可照繁冊并地方夫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衙門人役私派私僱况又地方人民寬廣縱有飛差賣放連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令額徵房錢在官催募并人命不許夥詐頓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既可以下慰通都仰望之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傳當具題公案從此可以歸結矣緣係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合據寔具題庶便遵奉刊刻書冊歲查收

支登報循環永遠舉行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齎
捧謹具題知

足兵訓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萬祚題為 留
都營伍日凋虛文操練無益謹陳足兵訓武之寔懇
旨整飭轉弱為強以脩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
秦我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宮
殿倉廩草澤英雄盡覲祇樹敵資宗廟園陵 神聖在
天有靈豈能自守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 陵
寢保河山 聖子神孫兢 為首務二百年来設立教

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迤因闕白之
乱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
豈不詳且周哉願兵也者養之於無事以待有事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我兵先寡將何以禦敵眾
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強京營兵旧十萬有餘後乃日廢
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
一百有奇神机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
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内則徒手寄操
居十之二老稚疲癯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
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迤

亦弱壯相參非其旧矣且逃亡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
逸隨時掣去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
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寔亡去歲稍
傳倭警營官神慘色沮胆戰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而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
以殘敗之餘三過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年間倭奴
以五六十人入櫻桃園殲我將士血污紅門况今日兵
又遜昔時遠甚而灾变頻仍民窮思乱正盜賊蜂起之
時倭奴敗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夷内訌
方構引為乱哉營弊百端未易悉數若死病當醫在救

營伍之凋耗耳惟凋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處可拔
欲汰弱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欲教武藝而所教原非其
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於何地祇令各衙門重之工差
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人倍應典衣賣甲僱募不敷辱
及營摠預為揭債貂當使者計日算錢認人歛直月糧
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妻糧使號殷寔
口食不給飼料安出玄黃藥染畜疾時生道路僵仆賣
子鬻女安得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奸穴淵藪推
埋競仗野曠人稀白晝殺人入夜恣行寥々孤卒姑保
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

兵寡當者愈苦，則逃；則愈寡矣。萬曆十一年，兵部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准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於今矣，急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為靡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必令司馬司農合而為一，以營法衛法分而為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充，非乏也。兵老不選，其禍至於藉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於費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室未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合

謀益輔之，為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充，有投充種，分別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籍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机挾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為壘斷，准頂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准，頂無錢進身，即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盡人，皆可為兵，獨于真軍反多忌諱，臣誠莫得其解。宜盡捐腐陋之局，痛懲刁勒之奸，查出十一年口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

兵最上為選鋒次即為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
後於各營內汰出喘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
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儘足
操弧負篋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旧有仗財
營窟投托隱占者劬功卿第各自親查俱係衛軍送還
本兵一体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責以圍牧定案如
山不容生端再掣訟庭而造不得住糧誤操用此法選補
於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机合巡羅遊巡亦
然新江口縱不復旧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
二千五百人為一師赴 桓 彪虎在群 都城內外

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
絡犄角教勢相接至於 考陵原額二千今亦宜于本
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
為簡補枹鼓雖驚松楸不動則 祖陵何地尚不寒心
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為聽補軍遇有事故兩軍按
籍取補無煩拮据捍外衛內策無踰此或者曰水陸召
募之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於浙兵京軍皆担
夫菜傭奚取徒多為是大不然 祖宗執府衛為兵戰
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為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米為
餉正軍一石餘軍六斗者為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

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共
雄威合成一体既不至露弱偏枯啟驕悍要挾之端
又不俟他郡召募即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而營
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易種有怒相攫能保
無狙詐作敵之憂哉借兵以護兵舍餉而營餉久長之
計正不為是耳補伍而後當者四一日蠲雜差以示優
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操不比技藝而比工錢
當事寧盡糊心昧目乎自今伊始 勅下內外守備
衙門正差撮差一概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青果板
方甌石等損原設錢糧盡寬內監動支僱募工部銷筭

即各船護送不得離汎地看守不得過晨宿少蘓困軍
可也一曰勤訓練以養寔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
鼓旗幟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傀儡兒戲侵晨而入抵已
而出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無知不若另立為練法
每五日以一日走陣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必千人精
也弓弩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良衛總分
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體之舉名則知其
技舉一則知其百庶隊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
之將臨敵有所恃無所恐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
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一曰給器械以助軍威查

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銀三錢又鳥銃數千以後
 經催自備鈍戈敝甲斷弦絕羽狼筍枯株銃眼噴藥甚
 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 內庫所藏蓄積頗多
 國初鑄造鋼鋒勁利之器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
 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事每兵量
 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早辦早散勿致
 休班乾沒無筭庶器與人相習有一器濟一軍之用矣
 一曰增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為上高檣巨艦
 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唬二船沙船面濶底平可貯
 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奇兵為用甚亟旧制十年一

造五年一修然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
 造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旧四百有奇今存
 者百十隻耳作頭圜侵恣意延擱風雨朽壞薄板稀釘
 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滿百貧弁染指柳質易腐近
 更修飭載兵無幾篙師舵工手踈目炫膠舟可虞合無
 以造船職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江海之濱舟操若神
 者寔繁有徒與兵偕選隻輪激水之類并攷形同造此
 水軍之急務也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外列江口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旧例官軍住
 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

而家居卒捨舟而城處纜舟漂泊寥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瀉湍重鎮軍机廢弛至五六年矣徽天之幸時不再得亟宜培拓叠基容畜操衆疏開兩河停泊舟槽修復窩舖頓挿巡軍卯酉如故舟師箭射火攻逐樣演習把總六員總舟畫地方分守仍與水營遊兵營繩貫聯為常山蛇勢以六分中守以四分為兩支同水遊兵防觀音港河口龍潭諸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梁山與荻港營兵會一出哨於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迭出首尾交錯血脉流盪汎地遊兵營亦期會適中處隨

衆習操免致拋零武藝生澁庶江險為我兵所據而敵不得乘耳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岡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舖東山寺等處墩臺累：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趾可尋可不亟行查覆整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捍不軌之民乎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聞新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得無新江口船額告復其舊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

擊之便從陸則摧遏之易乎浦口一營逼近卧榻厥棟
遼遠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
法青衿里中豪翼庇軍伍偷惰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
短長即守禦莫敢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隔法令頓殊
至於池河相去弥遠指顧同大寇履倒置軍民概處風
俗澆漓莫可挽回盖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末流至是
合無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札滁州巡守二處賞
罰號令一出其手圍牧屯糧亦令帶轄豪强奸党武斷
窩訪剽軍擾官把持營衛者或閑會京營拏治或徑移
法司治究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瘳乎

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奉有諭旨而兵工戶三部相
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生靈
藉城為捍敢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為有力者所
負閭閻拆毀不便誰與無辜者為仇萬不得已之計竊
以為宜循萬鋒門城墻旧人難得願智謀勇畧足濟寔
用何如耳今在籍老臣名將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
著勲名偶以病歸者有一背掛彈抱負寔奇桑榆可收
者有據鞍矍鑠渭水堪奪金城可圖者與其閑置於林
下孰若儲養于留都與其以好爵縻土木藻繪之
形骸孰若以重祿優禦侮于城之者碩出可塞旗卧堪

借箸懇乞 聖明特諭本兵搜求夙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於十萬師矣臣營差幸竣目擊營務弱哀寔切深憂敢獻芻蕘伏乞 陛下電覽下部再加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舉行其京營不無少補矣臣不任惶悚待命之至

夏曹紀事

兵部惟武選司不預錢糧三司歲入頗多往年任支銷無攷武選鄭郎中因建議設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放俱說堂給劄方准發三司惡選司倡此論因議管

庫不得委選司主事載之職掌至今仍之亦可笑也
衛所罷替舍人舊例屬府衛分武選司移文該府勘結回照乃五府首領胥役故意遲延致候咨送諸舍人苦之武選郎王宇始查照邦政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勘結禁各衛不許申府一聽本司行衛查勘明白將府結部結類送該府磨對限五日內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徑自駁查其或回文過限及違例行查府吏徑送法司究問諸舍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政官擇材受任故官名武選典名黃選非

國初起運漕船皆造於南京龍江閘提舉司永樂年間
直省糧米民運至淮派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於淮安
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團造惟南京
軍船不過江止寄派瓜儀二壩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
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洲壩為通
江閘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
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
修造緣各衛軍任南京費出南部木由南閘抽分以便
就便故費省而船堅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
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薄板釘稀不久
稱得人矣

今循次而補也萬曆三十五年南武選馬郎中苦請托
難絕更定新法止就本衛挨補不問人地不論當否至
使謫才司大屯大運大印以敗乃事而長才往々置無
用之地乃如興武鷹揚留守後官員衆多聽用數十年
不得補其他官少衛分黜革未幾旋進管事衆論閔然
不平至四十二年南管屯御史陳玉輝疏叅下兵部覆
議南武選司始申明旧制更正職掌凡軍政負缺本衛
有賢能官則以本衛補本衛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
衛調補務使人地相宜從此官司由心知人而軍政亦
稱得人矣

君國和病書 卷一
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船回塢
者護尤難南科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近年丁甲
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
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魁軍救運之急務
乃命下工部竟置不覆衆所稱便而廟堂之上若不與
之便所未解也

年來運務廢壞極矣船缺甲疲苦累運官降革監禁破
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選用即赴湯火不啻畏也萬
曆四十三年武選郎中王宇議將各衛船甲酌量丁力
通勻增減以救之蓋諸衛運船不齊有多踰百六十隻

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力而派日後人戶消
長衛事變更昔繁今簡者雖增之不病其屬今殷昔乏
者非減之莫甦其困矣况增者僅數隻而減者間至數
十隻酌盈濟虛寔急救運因第一議大司馬黃公慨然
舉行乃移咨漕撫值人言杜門遂高閣置之抑亦運衛
之不幸也窮則變則通以俟後之賢者

南京屬府衛所官最苦者莫如夜巡差緣京都裏十三
門每夜設長巡鎮撫二員點閘門軍一員在鼓樓守發
令牌每門短巡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名赴鼓樓領令牌
往門上撞鎖次早起中府經歷司回話五府屬五班更

番共用夜巡官一百三十員食糧正軍一千三百名後
因留都缺伍掣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役餘丁差繁人
少俱責各官催募且非止供前差該府挑運柴米及勢
豪婚喪借用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寧願辭任不
願管事萬曆四十三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
條議將夜巡軍減去其半驗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
口糧三斗凡勢豪婚喪借用一切禁止每官遇上直五
日量給油燭五分以恤之而苦累庶乎其少甦也

火甲

太祖所行火甲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門

輪派富者催人貧者自役有鑼有鼓有梆有鈴有燈籠
火把人執一器人支一更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
放人行有更舖可蔽雨雪可拘犯人遇有事則舖之甲
乙燈火相接鑼鼓相聞凡刀鎗兵器與救火之具一損
壞有修舖家整理獨飛差與人命事種之弊端皆總甲
當之甚至數年不結局此最害事所當急之更張者都
察院都御史丁公洞察其苦變其法以三等九則徵錢
官行催役總甲火夫何其簡便寔成祖北京所法行
也但夜間鑼聲一過不復再聞尸聚一處便于抵換此
更當一加意也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十四
應天府志

萬曆三年奏准 國初里甲之設以催攢勾攝且十年一役九年空閑於民甚便也後有司一切私費盡料里甲於是不得已乃為十甲徵銀朋當之計里甲之費於秋糧內帶徵坐派少則謂之派剩科價初意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也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有一縣派剩十兩以上者一遇加派仍行科斂甚至一年暫派而次年停止者則開稱該縣徵收作正支銷以愚百姓耳目上江二縣與宛大二縣相同乃派走遞夫百司所集

安能應付民困極矣巡撫歸併龍江疏運所小民稱便
二縣又巧立小夫名色且勒二甲朋當歲派銀幾二千
兩今遵 詔除去秋糧內帶徵里甲銀兩扣筭通縣丁
糧編派正數無渡派剩銀兩又裁革二甲朋當小夫應
該夫馬於驛遞應付其六合縣夫出自排門輪流科斂
為弊更甚亦編定名數以絕弊端原額里甲該銀一萬
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今將各項雜派歸併里甲共
編六萬二千餘兩其寔里甲項下止徵銀八千七百三
十三兩六錢四分四厘七毫八絲四忽
又奏准各縣均徭原有定額嘉靖十六年書冊已非初

制然不若今之冗濫也銀力二差原有定額銀差者謂
以差編銀不復催役也力差者派與銀數自當催役悉
聽其便非於所編之外縱民過取也自一條編行有司
於門皂斗庫獄卒狗情加添工食有至三五十兩者浚
民之膏以潤左右深為民病且 祖宗舊制役民不過
里甲均徭應天所屬又巧立十丁夫名色凡不時之徵
則派十丁夫弊不可言今遵 詔將十丁夫查革凡各
衙門一應銀力俱以書冊為據查復舊額切見應天府
所派差徭俱于各衙門應役往 執留批迴額外多取
小民受累伏乞 勅該部查議通行

上元縣志

版籍

古者聖王建國什伍其民下制恒產上制國用靡不征
 歛有藝費出有經而天下定上元固 昭代建國首邑
 也厥初祖調永蠲 恩踰法外其後稍加賦役以當經
 費雖失 聖祖初意哉而惟正之供亦所安焉迨至正
 嘉之季外繇蝟集民病而不恤職生厲階頃者幸際清
 明屢荷司牧者調停湔刷稍復治世之舊謹籍戶口田
 賦之數及其入出之仇正使民庶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
 吏特奉行文書無所隱其慝故令行而民不疑為象魏

焉懸耳往歷利病敬附于篇備司牧者攷焉

按國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終及五分之一非必人戶流亡至此極也大都賦役日增則逃竄日衆又國初里甲什九坊廂十一本田什九寄庄什一其後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滌多寄庄田縱千畝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日削勢固然也蓋積歲漸減以至于斯近始審編新增千九百餘丁而丁銀亦攤減云

田賦

昔者石江歐陽公之撫留圻也逮諸守宰究心民瘼殫精國計作書二冊一摘畧節與民周知一詳款目官府備照大綱有四曰以八事定稅糧以十有二事定里甲以二事攷均徭以六事攷驛傳垂為定則無所容奸民受其賜頗久世遠人亡其書銷毀而父老所傳僅存抄本今其細目雖已增損不同大都不越綱要之外是用綱仍其舊目準諸今作田賦志亦俾前賢遺意不終泯焉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念應天五府州為吳王之地民產免租官產免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

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寔同鬻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後日繁在小民利于官產而官產則少在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

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戶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于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于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巡撫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已業寔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于是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攷成料價一應供辦俱繫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

不失之本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于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于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徵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石江歐陽公巡撫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摠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及抵下年正數減派久則那移支用不可

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办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維時縣令莆田林公克承厥志今復繼以賢牧隨時酌量雖徵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噉之不啻霄壤矣

以八事定稅糧

前四稽入後四稽出

一曰以原額稽其始田土總若干凡為田若干畝科平米若干地若干畝科若干山塘雜產若干畝科若干

二曰以事故除其虛前摠內除 欽賜若干荒田若干
荒地若干寔該正田若干地若干山塘雜產若干
三曰以分項別其異秋糧之內帶征五項一夏麥若干
二絲綿若干三農桑絲若干四馬草若干五戶口鹽鈔
若干各准米若干秋糧之外陞科蘆地若干改荒蘆地
若干各畝若干

四曰以歸摠正其寔：該平米若干除功臣平米暨優
免人戶外寔該當差平米若干里甲均徭驛傳銀共若
干荒白銀若干荒白米若干

五曰以坐派定其運兌軍正米若干改兌正米若干各
耗若干如遇歉歲奉例改折正米銀若干徵解戶部聽
折糧支放加耗銀若干解淮聽河工支用南京光祿寺
黃豆若干稻穀若干南京光祿寺正麥若干耗麥若干
太倉銀庫正麥若干南京各衛倉正麥若干南京庫絲
絹若干

六曰以運餘撥其存本府俸給倉正耗米若干儒學倉
正耗米若干本縣俸給倉無耗正米若干龍江駟正耗
米若干江東駟正耗米若干存留草若干存留正麥若
干

七曰以存餘考其積撥剩米若干撥剩銀若干以待額

外之費積餘則入下年正數減編

八曰以徵一定其則

以上量所出為所入計畝起科如前所載某科若干
歸一則云據上種之徵需歲有定則第本折進退外
繇增損每歲徵有差殊故府有會計縣有由票由票
之設所以取信于細民俾心服而樂輸者也頃年奸
胥弊里或勒而不發以恣橫需有終歲口傳而不見
由票者恤民者能不一督察之

以十有二事定里甲

一曰國祀之用

二曰國慶之用

三曰供應之用

四曰諸司之用 以上四事
政歲办

一曰內府坐派

二曰工部坐派 以上二事
政歲派

一曰祭祀

二曰鄉飲

三曰科貢

四曰恤政

五曰公用

六曰備用備用銀一百里以待不時之需不足申府動支有餘作下年正數省編以上六事改歲費

以二事定均徭

一曰銀差

二曰力差

自條編法行悉從催役茲僅存其舊目不分別焉

以六事攷驛傳

一曰會糧以派徵

二曰內除以協役

三曰無外以定寔

四曰分例以定則

五曰類費以從驛

六曰類費以從所

坊廂賦役

昔自洪武定基於凡金陵舊民驅置填南而別取浙直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寔 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者曰坊民置之都城之外者曰廂民江寧坊廂蓋百四十有二此皆有丁口而無田賦聽勾輯而無徵派者也永樂北遷隨行大半戶口大減而差役寔稀惟時諸役多併于里甲正統初府尹廊公楚思稍平之于是審編坊有十甲、有十戶凡三十有五坊酌民業饒乏賦銀納

之縣庫名曰櫃銀分任諸司應付以均里甲之不足屬
吏支銷坊民領辦季輸一甲周則更番立法未始不善
是後外由日增賠販漸夥吏不能支委令坊民自收自
用而陰責其賠販于是公私百需悉取辦焉惟時上季
諸役立諸色目有搃坊派差有當頭供辦其當頭上戶
無定數名活差次戶有定數名死差下戶聽奔走名立
差賃什物名借辦上之人但見其如取如携視為京邑
之膏腴而不知下之人日朘月削而莫之告弘治中又
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嘉靖以來又代工部買運光
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

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又驟添應府衙
門八處燕席交酬費輒不貲加之搃坊蚕食胥徒恐喝
不可勝載而民不堪命矣父老時陳說疾苦視為故
常忽蒙撫院方公按院黃公受之下府覆勘時沃洲呂
公新任京兆諸生趙善繼等寔坊甲子弟因旅見一從
吏之蒙諭公議出於學校可謂調達其詞以冀上人之
聽從者如水善繼慷慨發憤相與鐫梓徧投而諸司漸
見裁復矣會給諫麓池郭公抗疏上請于是諸夫役刪
革畧盡雖餘蠹反覆其間然民瘼自是得上聞矣嗣隆
慶初更坊長名坊夫盡削諸色目者撫院陽山宋公委

通府望沙陶公集議者也以坊長諸色目人所艷聞而爭獵之者也嗣改櫃銀為丁銀夫還于家惟令該吏僱役者京兆東泉郭公也以僉頭輪甲聽役于縣未免啟前日之弊也至萬曆初減歲徵千三百金定為三百有六十 奏請議復永奉 欽依者京兆少泉汪公也以弟查二縣供簿摘所應供其數止此也至今事亦不廢而民用安亦賴賢父母相承節約成斯美政追維嘉靖之季傾敗相仍倘不有大君子轉移于後意外之變所不敢知尚賴 皇仁覆庇群賢夾輔始有今日故述先後利病之故不厭繁複焉

坊廂應付

坊廂應付之數直市肆紀目耳然而必煩記載者何明有定額不容渝也與里甲司存有別弗容以相代也越此則為額外之需若曰志所不載則思以裁之弗容濫也中有日辦有月辦有歲辦三歲而一辦有定有不定大都通三歲之例不越出入之數是謂費出之經也已

前任知縣陳三省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制既定之後年為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刊定賦役書冊勒之貞砥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彼其時雖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寢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遲速靡一比及會計單下則小民先已照舊上納倘有加編則重復增添

即或稍減徒為里排積歇充私橐爾且數多增益無從
覈寔蓋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
征彼下吏小民誰敢為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
刻書冊除見徵外令後分毫不得增改即有不得不增
者須奉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得會計庶小民易
於遵守而積猾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內府進貢等項銀兩事干
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辦即直隸諸州縣皆應有之乃
近年以來一取足兩縣加編千餘兩有零查得前
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今則三錢

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
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為民土且低者濱江冊
沒高者瘠磽不堪一槩加編何從措辦即如龍袍扛
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
八兩他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
兩縣催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齊
庶人之喪禮銀兩年會編侯伯之棺木郵典取足
兩縣神京赤縣獨不可均推外郡乎合無查照賦役書
冊除旧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槩推派
庶都邑之民稍得蘓息而於陵寢重地裨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寔 國儲攸繫
事体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
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糧米歲運南倉者不
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兌無論常例有費耗
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尖踢斛等弊刮盡民膏即過
江蘆蓆楞木脚價之需摠計十分有六倘以在京之糧
寔在京之儲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然既已
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兌運尤便矧上元
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

禁而不為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
宜曾議及此竟以事件頗多槩未議覆今若擇其相當
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
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
則令親役每一入直則有常例有買办有守候無名之
費諸難枚舉郡闔戶之老稚傾舉室之積貲僅足以償
間有庸鴛愚朴不諳事體者則催募積猾以充工費十
倍猶且嗷々称苦盖名雖親役寔則積棍包當騷擾甲
戶牽扯幫貼弥月積歲漫無休歇不止于吮盡膏脂不

止也且每一編差黃緣請托遍及要津一夫閔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殷富坐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習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蠹也合無請乞曲為調停立為經久長法寧厚工食仍行應役庶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霑法外之仁矣

大名守姚汝循丁糧議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聖祖宸衷然亦監于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即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

重有不同耳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役繁至巡撫周文襄公時始創為勸借之說以糧補丁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益不能支矣於是有人均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二途遂合之而一雖一時之權宜救敵不得不然而寔與祖宗創制之初意寔失盡矣乃至今日編差則人丁止居四分之一而糧石反居四分之三是本末倒置甚矣夫議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少示存羊之意耶故首議丁糧以俟將來議法者攷焉

前入寄庄議

今夫一里十甲一甲十排一排十戶此正法也十戶之外有竒零則謂之竒零戶至若寄庄戶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為流寓或繫隣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為更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買置田土故視他方為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何則往昔田糧未均一條編未行之時有力差一事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為大累故富室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

錢糧拖欠幾成敝縣矣賴巡撫海公均田糧行一條編法從此後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而價日貴亦由富室買田之故也蓋貧民種田牛力糞草不時有塘池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固一遇水旱則付之天而已矣今富室於此等則力能豫為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况富室不能自種必業與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寔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力種子出於富室而錢糧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

君國和邦書卷一
假貸而濟之貧民惟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
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今議者動欲
口恤貧民而遂抑寄庄每至審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
丁口夫人戶當以版籍為定寄庄各自有本籍即有丁
當附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身而二役矣貧民
既謝粮于富室共享田中與富室之利而又因田去而
脱其丁是為漏籍戶有身而無庸矣與祖宗時因田
起賦因丁受役之意不尤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
不可不留意也

前人改兌議

國家兩都並建於是粮運有南有北南粮皆來自湖廣
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又有過淮米而付軍
兌運查得兩縣改兌正粮上元止該三千六百七十石江
寧止該三千二百七十石因兌與軍於是有江過脚價
船價蘆蓆鋪站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該本色米四千
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准米三百四
十五石江寧共該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
一百五十三兩准米三百七十石幾增三分之一矣若使
將二縣之粮盡改為南粮則加派可免而官軍亦可免
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

以補之查嘉靖庚申年分因南糧不足供軍蒙總督侍郎黃公奏將湖廣等處過淮糧改為南糧若干石卷案尚存惜乎當時議不出此而兩縣又不以上聞遂使良法美意湮闕至今若將原改之數照旧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之豈不兩便乎上江兩縣乃國家根本重地其差糧雖與各處等而雜役則倍之蓋有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減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蘇其困豈非不費之惠乎矧今諸司建白紛紜苟有利于生民廟堂無不採而行之顧未有議及于此者倘不棄

芻蕘以之轉聞焉地方曷勝幸甚

前人糧里議

糧里二役名為重差而寔亦不同糧長止收一年之錢糧凡有力者皆可為之不必寄庄與土著者也若里長乃祖宗以來版籍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即別邑別里亦不可那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一亂其版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畝再不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雖存而貧難無力或里中米少而寄庄米多只可照米量行幫貼况此役止于催辦錢糧勾攝公事荅應郊酉原與糧長關係不同少得

津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願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畜或寄庄富厚欺其良善動輒告更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為准理即不與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糧長可以照力僉編而里長未可輕使更替則小民安生矣。

陳以代荒白米議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坍沒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之復為之均。推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虛田之稅也。已而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噬嚙其常

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寔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近年田數視

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者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籍之。誰得指東為西。冒彼為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稅之叻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推免者累之而陞科者寥之。則何為其然也。往又聞

攢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餽令其享無糧之田而槩縣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所為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前人清軍議

郡縣之不能無軍殆遍寰宇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忘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本下死一等役之苦者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于軍每解一軍為之買妻為之僉解為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千人者有

之乃解而輒逃之而復勾之而復補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踈數往視時緩急往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清軍而本縣勾軍一科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事過而人不遺蚕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戶清審一番每一勾捫侯者弥旬里胥索癥無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減去至於軍解必僉其戶丁戶丁人乏始及同甲同甲人乏始及同里止矣而往者捨同里而僉之該縣殷實之家夫捨同里而僉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辨釋及得辨釋而

展轉數家廢業私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役同里
之人此亦一十六人者之為之也弊則往矣陳之杜宿
株也

句容縣志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議為咨訪水利事宜以圖
民生永賴事照得本縣王氣龍吳神臯巨鹿固國運之
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
曦暘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者霪潦彌旬輒
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于高低二鄉而使田無
旱潦之灾世享豐亨之利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
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
遷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有奇地
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謹啟閉時蓄洩

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遷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溉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于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于三汊河上元界逶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為赤山湖名雖湖其故時皆沃壤也水涸之日湖高秦淮數尺菴翳數百頃僅屬于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無滯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奔溢而不為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連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衝射決啗為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承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

渰沒居五也今攷赤山湖志前代計築堤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五以為疏閉之節蓋所資灌溉之利益晉今廢久半為居民楹棟之所壓額不可復而復秦淮以西麻培橋以東相距數里若濬為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壅涸且即所濬之土為隄而從中經紀其陂池鱗次其塍隴其上腴者以播秔秫其稍瘠者以植麻桑其道旁以樹枣栗其最窪者以蒔芟芟以畜魚鳧因勢利導疇非華寔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糜千金不可安所經費而得無庚癸之呼哉是豈不聞邊鎮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為

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濟一丈以上給十畝仍預給工食及畚鍤襍之費當必有星馳川驚者搃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內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暫費可永利惟無間于浮言無裨于煩劇則句邑之甌脫皆可隩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蘇子云三千年間無一能興水利者也其學亡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常可惧然數年後必有獲晏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目至其中有地某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徼通邑之父老及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榷俯

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湖水為桑田以施錢鏹句民業且不朽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建閘說畧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為左肩北負大江接儀真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為胄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崙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鋪頭地方匯成大溪為竹園潭即今淮河所發處也自鋪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岔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濶濶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

先是宋有居民許溱捐貲起築黃堰土埧瀦積水利澆
澳福祚通得寺鄉官民田地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興
我明洪武十年俱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埧以上至縣
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溉自南以上八十餘里溪身
高下相懸以故諸山水發即泛濫盈溢而開霽未決旬
則一瀉殆盡淺塞不通小民苦旱僅二尺寸築土埧以
蓄其水碩所留涓滴而濟幾何往々水災之後即憂旱
魃戕是故也本縣憑士民請謂宜畧倣北直隸潞河至
京之制即是鋪頭起至三淞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
四重以時啟閉以蓄洩其水々勢盛開閘以聽其去水

勢殺閉閘以捍其流蓋諸山之水不至一發而洩盡無
餘縣自東迤北官民田地皆可賴以灌溉食貨田肥皆
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
可由三淞河入閘水運至鋪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
脚費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深水等四縣歲運食鹽
三萬餘引由儀真渡江新河口起陸至鋪頭入閘水運
至三岔河以達各縣亦可省車脚費約八九十里計四
錢零此其明效大驗也且河不假開鑿水不假穿引識
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焉士民之請建閘其畧如
此

官解志

句容徭役之法自條編而外為目三十有九其歲額所需故事並以民解最寡者一名多者至十七名而首事者輒稱頭役云大較民之多寡視其解之輕重為差而民解百餘年來或傾其蓋藏及鬼薪城且相籍則以蚩氓起闐闐不盡諳於事闇于法其孱闇者握筭無所縱橫乾沒於倩代之手以身罹其辜其悍黠者染鼎為奸斜斂窶細以充其數而間至上方之供中貴竒貨視之逗遛其收納而翫饜其歸程不饜其豁堅之索不止及返而越限也更坐以侵漁法無貸甚則追呼逮繫蔓連

株引斃析楊繫狂狴者踵相望先後良有司明知之而叢弊逋承法無敢施久矣當萬曆之癸己嘉禾陳公至首詢疾苦知其狀乃召集通邑耆老于庭計輕重揣簡煩確有定裁而尤謂中貴及各部寺之所易齟齬者民而不能橫逞者官盡革一切頭役立官解法多則以官少則以掾其或最重鉅而官所不及兼轄者輒命胥吏為輔謂官吏習知度支且惧觸文網可謂無私橐蠹而彼囁於所解之非民必不敢盡其胸臆以逞恣睢公之於奸弊至洞晰也然官與民利兩則法便利民而累官則官且廢草阻抑而奸民必攝連胥吏以撓其制所稱

鏤脂刻冰祗飾觀望奚經久寔用之與有公又從中議時日之久近增水脚諸費即于丁糧均派總之千有三百九十餘金以至授領各署文檄動經旬月解官不必親侯聽其遺後為代仍移文各署務期以通邑之力輸通邑之賦歲所計節省浮費八千而贏碩鼠歛于層廈而傾貲殞命之禍不起眈逐戢於中貴而叫囂科釵之毒頓弭飛輓安於簿尉而拮据鞅掌之勞無累公有大造于旬民當何極也先是議未定時故嘗窟穴于諸賦者譁然稱不便幾為梗公燕居深念得其計密而捷遂請之諸臺使者下其令衆心即嘆之莫能梗以此見公

之慮事遠而為謀周苦心如此已又恐窮簷介特未及徧曉復鐫碑於邑門復梓之剖剝人頌一編俾寓目者若揭彗炬履康莊下即有駭駟含沙之奸上即有破觥斲雕之吏固無敢弁髦其旧而易置之也當道下其議應天諸縣咸放行如例

高淳縣志

正統五年三月築溧水縣葉家橋壩濬燕脂河初溧水縣廣通鎮之西有固城湖入大江鎮之東有三塔堰河入大湖東西之間陸地十五里水不相通洪武間鑿通固城湖水入三塔堰河舟行甚便後水溢為災築壩於廣通鎮以禦之而三塔堰河水不能至埧下故復改築壩於葉家橋燕脂河自溧水入古秦淮蘇松船皆由此達南京近為沙石壅塞故濬之

韓邦憲東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

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
 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
 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負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
 河及旁有伍牙山云左氏襄三年楚伐吳克鳩茲湖今蕪
 至於衡山程今烏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洞汭建今
 平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故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邑
 也自是河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吳
 而漢唐來言地理家遂以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
 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地理
 志於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以入海應劭顏

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
 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為証蓋皆指吳所開者為
 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
 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陽拖
 輕舸餽糧軍不得困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
 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淞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
 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水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蕪常
 湖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且興人進士單鏗採錢公
 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為
 之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蕪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

中蘓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荐於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永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白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河為非切務于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公南歸錄尚謂由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河尚通云元伯顏攻臨安三道並進叅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敗宋兵寔出此道而河流亦就塞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蘓浙

糧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浚胥溪河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設巡司稅課司茶引司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臙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坵直達金陵為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孝陵功封侯楚石而鑿之費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本易通有嚴氏者憲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明文皇帝遷都于北運道廢永樂元年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為蘓常患也引單錫議奏改築土坵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

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堤猶低薄水
間漏泄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蘓
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周文襄楊賀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洩水利滄沒蘓松田禾者壩官吏
處斬夫論充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
未決成化四年施普奏阻之十二年牟都御史時溧陽
令靳彰又議復常民張湍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堤下
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利於陸行正德七
年給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鎮江判齊濟舟督責增築
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圯矣顧其時愬

辭往復在開壩未有言減稅者里甲頓耗其半嘉靖初

宮保李公克嗣奉

勅徧詢水利有白子俊者呈復壩

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呂勘行開濬會歲歉止歐夏兩撫
臺時程儀鳳再愬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
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堤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
東十里許更築二壩

即古分水壩處

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

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矣余他日按輿圖原本山
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東坵至茅蔣勢奔聯絡秦漢
以前高淳固魚龍之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
民始得平土居稍壅湖田為業宋時烟火最盛今冬

春水涸時湖中往見磚石井塚蓋旧民居云自築堤以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堤之故嘉靖戊戌覈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圯為湖者未有紀極也父老言湖底與蘓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堤一決蘓常便為魚鱉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之紛々欲掘堤會下堤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相國者會方令沂入覲召諭重禁之余時在京師韓子曰廣通堤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鰲記

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為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蘓常湖松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其至於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自蘓軾單錡之言行所以為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為堤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於靈糧也作廣通鎮堤攷

清丈官民田糧緣由

淳邑高腴地宋時多屬勳戚中貴賞賚開墾名官田永豐圩田十萬餘畝哲宗賜蔡京後高宗以賜秦檜以三等則派租獨重自抄沒後科稅悉視租額故有一畝一

石以至一石五六斗者及我 太祖定鼎金陵念畿輔
供助獨勤屢行蠲減然不為定例也嗣後民因徵輔欲
鬻田以办税竟無受者而富者惟利民田於是業官者
偽作民田售之田歸富家糧遺本戶由此不勝逋積逃
亡接踵則又有所謂逃糧賠米貽害無極矣嘉靖戊戌
庠生陳九思搢笏建言于歐陽撫臺陳寃憤激因而感
悟遂委本府于通府丈量清查官民額數除豁虛糧官
田每畝科一斗六升四合三勺三抄民田每畝原科駟
連米二升今勸加四升三勺二抄至隆慶四年復行均
大始為官民一則矣 又曰恭讀我 太祖高皇帝御

製大誥前篇之十二章曰應天等五府為是興王之地
久被差徭特將夏稅秋糧除宋元入官之田及我 朝
沒官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是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
半徵收其免糧去處如此至宣德間從巡撫周忱議民
田每畝徵馬草一斤成化間從巡撫王恕議民田每畝
徵勸米二升嘉靖十六年又加派夏稅馬草里甲鹽鈔
等項至隆慶四年丈量均糧官民一則矣

改折漕糧緣由

丹陽固城石臼三湖之濱民多築圩成田地本窪下
國初於廣通鎮置閘以時啟閉洩水田皆有收永樂元

年因蕪常水患改開為埧水猶東注不為田害者壩不甚高也至正德七年又因蕪常人民奏准加高三丈設以屬禁於是涓滴不洩湖水汎溢圩岸崩圯田成巨浸矣于時當事者莫為查請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改科賦後但據原額田畝照例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物料鹽鈔等米刊冊追徵十七年庠生陳九思痛憫田廢民逃糧額愈重呈懇撫院委官丈勘而水深難丈乃丈見田始知滄廢額田十萬五十畝虛懸米八千五百石然未有為之區處者至二十一年造冊不得已乃于槩縣見種田產中加派賠補隆慶四年邑民陳均等奏請開壩

開壩不得請乞除糧府尹鄔議云一壩之築利及於蕪常固大貽累於高淳不小夫事必無偏累而後可以安眾今使之廢已業以極鄉隣之溺已非人情又欲其納虛米以供公家之賦則淳民縱有恭順之心無能為之力不轉徙海壑則相率以挺刃矣夫今不慮將來莫知所終及查節年冊江事例已經題請得除糧額又查得所屬每年會派各有撥剩存田餘米可以通融抵補請每年於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虧欠之數聽其於各屬存留撥剩米內扣數抵補巡撫陳具題部覆奉旨除豁本縣撥剩米八百六十一石八斗其兌軍漕糧改

折省除二六過江席木等米五千三十二石二斗三升
然止隆慶五十一年未為後例士民諸文敵等又呈申
府巡撫張巡按向會題部覆除本處存留米內量行豁
免外起運兌軍等項米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訪得各屬
府分有新漲田畝及江湖灘蕩量行起科以補高淳虛
米亦未舉行至萬曆二十年邑民王燻復告繼以鄉
宦張應亮舉人魏成忠庠生趙邦彥等具呈巡撫趙俱
批本縣知縣丁查勘備申歷年事由本府議云欲照之
毋江事例除豁未免有虧正賦欲查各府新漲田蕩賠
補割肉醫瘡終成畫餅惟有改折一節正賦不虧民力

易辨又兵備張議云看得廣通壩之築建起自永樂年
間經今累代不為不久廢田十萬五十畝虛糧八十五
百石不為不多士民陳均等五次之告奏不為不切兩
院委官七次之勘議不為不慎府縣勘官十數番之查
議不為不詳及查原額人戶七十六里今併為四十一
里不為不耗田畝原科六升六合今加至八升六合不
為不重蓋以築壩之後田廢人消產去稅存此其彰明
較著者也但此壩既不可輕議而虛糧又不可蠲除坐
見淳民賠糧蕩產股骨逃亡萬一日久難支潢池嘯聚
將何術以消弭哉議將該縣漕糧准其永遠改折則正

額既不虧而軍儲亦不缺裕國澤民計無加于此矣巡撫趙因會同巡按綦議奏謂有田則有糧國家制賦之義也前項田畝因築堤以捍蘓常等府水患遂皆盡沒于湖致令淳民供無田之賦以貽無窮之累非惟事有所不堪抑情有所不忍也今壩斷不可復開而田又不可復種民生蕭條愁苦之狀見且聞者莫不蹙額傷心前此戶部議免存留八百石暫改漕糧一年者聊甦目前之急無救長遠之苦夫除豁既已不可議補又所不能惟改折一節仰之不虧國課俯焉少濟民艱尚屬可為合無將該縣正改兌漕糧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石准其永遠改折一如近日嘉定縣之例而高淳靈糧賠累視之嘉定止是土瘠薄者又稍不同必須正兌每石徵銀六錢改兌每石徵銀五錢庶幾民力尚足支持寬一分豈止民受一分之惠惟茲士庶感朝廷浩蕩之恩自後獲少逋負則國家之所以收效者固甚溥也奉 聖旨 又曰高淳厚原係溧水之分邑里不及溧水三之一田地止得十之八而錢糧反多四千餘石者何也蓋初分縣時止據糧數不論田畝而永豐圩係前朝官家所築永寧鄉抄沒吳相國田米萬有八千俱民間租數起科分在高淳地方故高淳官田多而糧亦多

君國利病書 卷十四
漂水官田少而糧亦少今漂水官民一則平米不過七
升而高淳以一則科之則九升有奇矣

漂水縣志

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漂水者瀨水也吳音謠為漂瀨耳
漂陽之名以其在水之北而漂水又析于漂陽名遂因
之也議者謂漂瀨相懸謠至是耶按春秋魯昭公四年
楚伐吳遂滅賴、即今之瀨也公羊穀梁二傳益以賴
作厲、則去漂甚近而謠之易矣人知賴之不能謠而
為漂而不知其固嘗音厲也由二志未詳耳但二志之
說莫攷其何自來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註
有漂陽則司馬貞竟音漂為瀨矣豈自昔已謠之耶自
昔謠之則二志何從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漂陽縣

應劭註云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賴為溧者大謬矣應天溧陽二志皆述應註為証而顧省其所也二字而解愈晦應註本以溧水所出四字根上溧陽為句南湖也三字自為句其義謂溧陽有溧水即南湖也若竟云溧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溧水一名賴水似與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証之莫究其旨至于溧陽志則直指高淳遊山之北有二峯原名溧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為溧水溧陽旧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寔起于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証二志之謬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溧水出而

入南湖也若果水以山名而則凡稱溧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史記索隱司馬貞及杜佑通典皆指溧為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溧陽溧水所出而槩不及山耶又謂溧陽至唐方徙於賴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于賴也則固城獨非春秋時賴渚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攷南湖亦未嘗有水從溧水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為諸家代稱之戰國策范環有云南察賴湖則賴在當時亦嘗稱湖矣賴與南湖皆去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劭所指南湖者未必非賴水也而司馬貞之音栗或但音溧一字之

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賴之名甚著于春秋且乎
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名縣且秦之設縣于固城者
仍賴渚邑之舊址耳址仍其舊則名亦仍其賴而已皆
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縣在賴水之北而始名
賴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溧即賴也賴嘗作厲二謫為溧
云々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考其何自來矣誠未敢臆
斷姑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備後考云

江浦縣志

成化十八年巡撫尚書王恕奏准將官田減耗民田勸
米以補官田原額

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會議派攤田賦始秋
糧帶徵里甲米

嘉靖二十三年題准應天江浦縣冊江田地該徵糧數
比照海門縣例改納輕則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奏行一條編法

萬曆三十五年操江都御史丁賓檄行里甲一當九空

法先是巡撫王公恕以民田糧輕官田糧重富家利買
民田而官田多累貧戶奏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

補官田原額官田每糧一石減耗二斗五升共減米一千六百四十石六斗四升民田每畝勸米二升共勸米若干除補官田米數多勸米七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

條編之法一切差役計丁田而收其庸稱最便矣第丁多苦貧田易取辦故萬曆十五年以後議丁止徵銀二錢其加意窮甿非渺獨計田有惟正之供乃差徭加派日益月增雖歲會額用不得議蠲而衝疲供應民不堪命視他邑數倍矣

蘆洲本坍江沙土淤漲生長之蘆柴初本縣每里各立場砍克里甲供需名均工洲成化中邑民告將新生洲撥補坍江田地名地畝洲又有西江巡檢司先年設弓

兵四十名砍蘆納課工部名弓兵場洲弘治三年工部郎中毛科奏將均工洲弓兵場洲并續漲洲悉越工部起科納課故今地畝蘆洲之外皆為納課蘆洲沙洲一帶皆崇德鄉地則蘆洲之利皆民利也內巡簡司弓兵場洲雖屬工部蓋亦無多餘如均工洲原屬江浦為里甲之費俗所謂心紅紙苞洲也其續漲新生洲亦以補坍江之稅糧自弘治間改納工部課遂令勢豪之家窺見水影即告部陞科窮民至疾視而誰何不思坍江之地浦地也則方生之洲浦之洲也吾民受坍江之害而豪家獨享新洲之利洞民隱者寧不一惻念哉以吾民

本有之利而盡屬之部在國計不啻滄海之一涓在吾民失此有不啻餓餘之剥膚矣

兵防

論曰浦之城池如斗耳使捍患者有人猶曰可恃乃以民兵寥々守此關堡而號曰兵防其視棘門霸上所謂兕戲者復何如且試籌之將以足兵必先足食益一兵即廢一農而一農之賦又不足以當一兵之養則召募之直安出也欲以安民必先輯軍非比屋而保甲之則勢不一比屋則勢不行則畫一之法安措也衛屯之設凡以為民今衛在浦口屯散諸鄉平居勢不相援有警

計將安出則守望之相助誠不可不誦也兵之武場猶百工之肆今邑止一場鄉分六鎮捕盜有官之名子弟無兵之寔則誦武於農隙誠不可不為之所也有民社之司者固宜悉心而非搃軍民食貨之權者借箸於下而趨之行即空言奚補哉

卷終

